



管子全書

廿一之廿二

二十

服部文庫  
117  
350  
12





117  
350  
12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

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程敏政評吳  
知治亂強弱  
豈不乎敵





胡瑗評始如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而  
堂

沈鼎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甚矣即  
王孫何侯諸  
人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眾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母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蘇軾評是為  
處士下殺

何良俊評以  
好捐國可憐  
可畏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  
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人君唯母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李泌評情偽不見成何上下

柯潛評荒嬉讀此宜骨竦

卷二十一

二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朱養純評私黨之禍甚熾

朱長春評能使主不悔不更術果巧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張榜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程敏政評揭出法事凜然

沈鼎新評正植法天經風雨法時運高下法地紀始可餘三經以有國

張榜評秀逸蕩漾酷似韓非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握權之言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朱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旭可愛可驚

乘夏方長善刑至要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李泌評先易  
不見全在人  
審察

張榜評盤旋  
綿邈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楊慎評舉廢  
二語大非淺  
思之筆  
楊忱評知亂  
事所由階便

何潛評順利  
所以令民鄉  
意勝在語中  
實旨

曾彥評說到  
心逆量失直  
扶人事要領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日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怒而行也。度



沈鼎新評如  
此用財力便  
是反息之原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宜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管子 卷二十一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  
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  
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華

沈鼎新評上  
持法而下循  
法何容差參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蘓軾評恍遊  
華育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必始可用法  
一捧一痕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日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利愛是至宝

柯潛評凍雨  
洗塵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續按

當作悅衆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朱長春評必  
經必道必當  
必理則然自  
明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有根據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各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張嶠評事衆  
語翻案詩



胡瑗評以不利利以不有予語奇致與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朱長春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刪之草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毀

沈野新評欺  
把乱三字明  
主宜懲

李泌議黨

羣黨而成。效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鴻議  
必服正是畏  
處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管子

十二



程敏政評人  
主慰樹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何良俊評魚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朱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威  
法安臣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葉水心評已  
廢已奪可為  
寒心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朱養純評貴賤無所因緣而進便無塞

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

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

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按經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

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

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曾評斷不參仁是病根



李漢評一明  
一應如釋鼓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收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柯諸評案法  
則意不注

岳正評舍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悲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沈氏新評刑法是用民大柄不敢二字令人颯肌戰股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蘇軾評惟獨則乾剛攬典衡石程書不同

周元會評波鱗銷琥珀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程敏政評法嚴故難犯

沈鼎新評官吏不私極正以去欺

楊慎評權衡本以去吏私解即以喻吏以其吏皆權衡也不事權衡語意會甚佳

何良復評挈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說破許情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語與權衡異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眾服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管子 卷二十一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朱養和評不督實責功是以言黨盛行

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姚樞評賞罰憑毀譽非古官人之意



曾彥評法  
如海暴暴如  
山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

張榜評漸微  
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  
非房注  
按佞同交  
後放此

朱長春評為  
之視所啟主  
甚矣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  
曰：佞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胡環評從來  
論王大都老  
于蔽法



邪在可危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可痛哭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沈鼎新評功罪重私人忠言無處着口

姚樞評重臣之執至此

程敏政評慮家自不及國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明矣。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媿以人事君之義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蘇賦評不尊君任國皆由力法不明之故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李泌評石破雷沉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郭正域評定  
人品如鑑

沈鼎新評不  
試不官宜功  
實之解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池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柯潛評是非  
事情非量度  
不析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姚樞評立民  
欲惡語語見  
宗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  
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  
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續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岳正評守法是第義

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何良俊評讀此與一之日二之日清華何異何必王風獨饒春色梅士亨評春作之衆易役而飛耳於五衢阻棄之嗟則為然動念千人之絲易起而長目於萬畝不舉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秬同執別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秬稷若百日則過時不秬矣是秬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慘則惻焉傷  
心又國幣有  
衡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貧  
盜與不得不  
嚴刑而禁故  
不必厄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斃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弱也

管子 卷二十一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二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絲。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絲。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絲。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絲。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春演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國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策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攘農乎。傳於術矣。術病道。利蝕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策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緝績。微織而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

梅士亨評民  
之耕織皆婦  
上此上下一  
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奪民  
時弄民本而



不恤

沈鼎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為進退緩急，凡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略傲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治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益而坐贏質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夫大夫家之貸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梅士亭評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早小決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者庸子而自  
生之民以君  
養民也聖賢  
御世周防總  
一愛民之心  
然非國有重  
積不能不然  
今年用之而  
明年無復吾  
不知國遇若  
飢將何以給  
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  
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  
補其流民得其資國人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  
義則且為措克橫征實其口矣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

獲賦評庸以  
開力食亦救  
荒一策

張榜評起眾  
而合民失本  
便非善持國  
計

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官  
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  
彘無畜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有業之息得自  
力于糊口庸者庸之生之窮得力食于官上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與役活饑民一戢亡命二圍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筴也今至於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講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



葉心水評相  
圓語特

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與此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闢，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楊慎評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在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郭正域評用人勤下各有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積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其稿賦評勝非蓄不致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朱長春評一本鹽鐵官市帳耳文極理極巧三代有之至漢武以下絕矣張榜評此篇最精詳曲折

梅士亭評周禮有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不開鹽筴之征王者熙熙之世則然永世用財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大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負海之利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靡不得不籍官於山海亦世道升降之機爾也

楊慎評商生利者也謂曰生利二百萬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少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釁為釜當米六十四斤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禹筴以一禹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十日二



張榜評此言  
鹽官之利而  
預并鐵官總  
算於此共得  
六千萬別一  
法也與四倍  
貸處同法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十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月人三十錢之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二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馬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葉水心評因  
鹽官并及鐵  
官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  
十萬。是一加兼二國人之籍之。正為六千萬。鐵正在下。  
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  
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行服連輦各所以載。輶。羊。昭。輦。居。玉。者。大。車。作器。人。挽。者。輶。反。輦。反。者。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女之籍得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十鍼也矣。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

籍，得三，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

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

雖無山，而讐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釜十五，吾受

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

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春

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倍何太

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百

謂來入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梅士享評因  
人山海一味  
富國與民回  
利之意漠然  
矣

張榜評百錢  
一釜吾以百  
五十收而受  
之以二百賣  
而出之較原  
價得一百

朱長春評讀  
終篇未免天  
子賢爭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受入之事，以重相推。以

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

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

復可塞矣。翦豪擅以助式征，寧權奇之正乎。但爲君

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誦微桓。天下

騷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

無不衰而興利，無興利而不亡。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未

以寬本末爲非策，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

地之間，輿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

有不主於君也。况其山川曠絕乎？自古山林川澤

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

下爲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

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

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五



管子 卷二十一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大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梅士亭評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征於

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疆而非謫詐以愚民也

梅士亭評君謀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蓄賈不得乘民之不以專利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疆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日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回反。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然國熙盡聽大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廢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氏新評家兼并以致民飢用乏罪實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籌也丁分反量用耕田發草土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梅士亭評輕則上歛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上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爲國依於民

不給以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不足分并財致匱乏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

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民利則君利什倍也

張嶠評歛輕散重自得其平

程敏政評射泄三語新貴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孔穎達評與民所乏便是利

朱養和評輕重于二者則不平歸本

未和械器種饒糧食畢取贖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  
其穀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可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

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

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下

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畜家也正

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

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

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

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

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朱長春評疏謂游手未作不在授田之戶但據戶而籍則戶之外處得養矣梅士亭評五者歸行而不盡故征薄易供而民不困朱長春評移人君作民間一大國戶大賈各可差



而事不給故  
後儒有疑周  
禮偽亦於國  
服案之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  
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  
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  
幣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  
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稽歛也委所  
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  
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  
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  
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  
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  
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李泌評物有  
輕重而准以  
□□□□□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  
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  
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  
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  
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備圍阻千乘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  
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  
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朱長春評本  
議不了忽起  
害二國大發  
議方引入地  
昧有此龍兵  
法有此陣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  
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  
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  
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  
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  
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者  
他澹濠結法  
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  
闕照

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  
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  
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五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  
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  
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救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  
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毋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壘闔捷于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乎。五家之內，尤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子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籍於號令，使去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劫于市哉？管子至此乎？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見禹贖後人行之，如莽之周禮耳。其昧耶？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朱長春評篇最難解，故為詳疏而論之，亦意逆之耳。大指或可通，小小參差，自在不求甚解。

曾彥評軌政詳悉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因合於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之，春通今吳方言，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梅士亭評此節總之相田



之高下而多方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為欵散穀與幣時以為衡時以為上下穀多則以幣斂穀故民得其濟而用饒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食而不困日又以幣斂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隆於上此君民酌利之術也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春通環一年而周曰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春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非房注曰

姚樞評省補以滿准法最良

吾所寄幣

春通寄幣即息幣

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詰

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

春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

春通即上滿其准

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

春通與下重加

十應此言

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

春通

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

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

春通以幣

息穀又以穀息幣

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策國奉決穀反准賦

軌幣

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反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

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春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之法



朱長春評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賈庫西夏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錢一田大要軌法主比兩應日軌曰塚曰乘皆運轉之義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貨市廢著之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郭正域評奔流下急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饑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揚煥評文如金錯刀

朱長春評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司之窮弱免於貸貴豪富無所牟擅民貨省而峻功時此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籍於官而大家專其重矣又無儲於

管子

卷二十二

君已廩之矣。秦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糶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糶。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相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相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

人而辨賈居其廟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朱長春評具務布帛假補不足農早任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為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求民與國兩富兵與食交足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行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上春通一家散其粟。反利中便策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貨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貨。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于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于田。牧于野。故田外之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五



沈鼎新評說本輔時矣而時又以調本輔

楊慎評榮屋翼也惟廟有

之官中惟廟

之四榮樹其

餘不可樹恐

較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

與莊子租杖

高明麗禪傍

同事異詞各

成其工

貨壤。王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國穀之朝夕在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

春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軌之本。二為軌之輔。三為

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

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

于室無賊穀。宮無樹榮。以無害宮榮樹則庇明女紅

見焉。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

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

上為棺。柳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柳

之租若干。

黃震評又折山租租密而法苛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曰

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

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

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殪先王之恩于民。如此。春

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

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

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

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

管子

卷二十二

十六



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林波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罷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比二百五十年故我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管

劉勰評人地之權皆由于大權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糴章延反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古地字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千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朱養和評竹披風入輕峻無倫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  
 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  
 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無權而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則不平矣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朱養純評上十去九數甚

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  
 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贏  
 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穀筴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沈維垣評流  
策故為十為  
百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買百。是上一可為十。十可為百。是上十可為百。是上十可為千。是上十可為萬。然則百乘可為百也。故曰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良。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良。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楊悅評守教  
平流語確然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平。准。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乎。又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

梅士亭評高  
仁高慈孝。兼  
民之言。足而  
風之禮義之  
化

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



朱養純評理  
常而製法變

沈鼎新評起  
時勤業勸行  
巧以善民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春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務  
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  
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筴。常決運其事  
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寒。年出入往來。如  
日月。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  
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  
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  
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  
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  
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  
是用。故國上下共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  
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  
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官  
俞為禍。駕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  
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蔬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  
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日某穀  
不登。日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梅士亭評每  
樹蓄必求其  
能者而給賞  
優置之所以  
惠養黎民無  
所不盡其心  
至五官技之  
設。駁乎進  
於教以翼民  
行矣

管子 卷二十二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操而吝然後置四限高下  
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  
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  
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  
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  
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柯潛評五官  
不家初解會  
義

蘇軾評此合  
言君棟

楊慎評詩記  
可以備行碑  
義可以凶吉  
三者合持為  
棟行當是禮

朱長春評國  
機三言奇體  
亦奇以疾徐  
完上以度法

無失筴萬物與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未教詩記  
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棟筆承反說反與柄同春通上五官  
技下六家易卜一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各二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禁繆引下此  
文家隱脉周  
以下無矣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

沈鼎新評以  
心為國殊森  
慄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  
禁者革面革心故問心禁一  
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  
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

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  
國機徐疾之極筴也下矣古先王

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如權要主前民而  
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  
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  
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跖躄之不若哉禹氏玉汝漢  
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  
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  
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桓公曰  
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資數百里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也求物反穿地至  
泉曰闕求月反  
其數可比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此也以  
此龜為用者  
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  
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  
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周元會評說  
龜所自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

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

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爵

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

臺秦臺高也一日而募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

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

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粟足可共三軍五月食也下文應明

葉水心評忽入東海一段奇隋

李泌評無貲語更切

劉勰評敘事古博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

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相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葦築室賦籍藏龜葦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文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

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

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實取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黃震評民皆  
從好良然

管子

卷二十二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寶蓄  
而以號飾，所謂與令  
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  
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  
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  
心而愚民者也。可醜哉。  
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沈則新評肥  
故器幣雍輕  
故士祿虛

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  
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  
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  
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  
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買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  
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歛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  
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  
少。而在官之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  
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  
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農夫夜寢  
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四



孔穎達評勤農行幣自然當足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春通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則貨通不籍斂而足農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朱養和評三怠何可見于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謂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二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

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

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

其官能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沈鼎新評三筴而准以軌則利權不下操



母而市流于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買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

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亾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亾故天子失其

黃震評天子不攬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失非也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亾

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

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

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

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亾由

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

朱長春評景公之庸昏猶知日有粟得而食知與伯之君卿白守國守穀而已



矣鉅橋何以  
爲入散放倉  
何以爲入守  
七國任地富  
國之士用計  
然白圭之策  
而託于管者  
徒爲青苗階  
焉

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經于萬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泰秋國

穀去參之一

去減也

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此言

籍粟入

能積穀則穀不委於民間

若于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

一其穀價國穀以收藏之

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

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

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

泰春國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櫛

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討其價以穀

郭正域評與  
賦收穀大有  
術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  
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爲穀筴

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輕重無不

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

春通君捺國筴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於上三游於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

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做國服而權行

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

梅士享評此  
言上能致穀  
則穀不洩於  
天下真國筴  
之得而豫備  
以待凶荒師



旅者也

姚樞評守重  
流原非閉糴

管子

卷二十二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幾何不茹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之穀不定而自平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楊慎評王伯  
兩言了然道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春演殘國亡家藏於篋理財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玉致哉顧散所以為何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倍三足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惟圭之口所不屑道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八



岳正評藏篋  
一言可為寒  
心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  
 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  
 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斂。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  
 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斂之無窮。幾  
 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  
 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筭之。不如上筭之。然而以時筭  
 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  
 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培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  
 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桓公曰。何謂  
 又不如長平。母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桓公曰。何謂  
 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  
 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

程敏政評權  
輕重為據散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  
 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筭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  
 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筭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  
 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  
 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橫穀者也。布征之籍。  
 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  
 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斂幣以藏。歲而復布。幣重  
 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  
 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筭。明歲復准



何俊良評錄  
三賦七則什  
去七而為會  
以會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夫無什於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  
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春通歛三賦七正是什  
而去七什三為餘也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楊恠評乘時  
疾徐與上乘  
時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  
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壻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壻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繡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則新評財終有始亦巧於專

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春通威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器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太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略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朱養純評曰：重用則荒價與平價異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價也。重用若若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有矩券於上

矩券常券

君實鄉州藏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為鄉二千五百家

為黨為州齊雖

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

責讀為債

鄉決州

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

春通以幣易穀什倍又易財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

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

就而庸之一日

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

而所以決畢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

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耕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

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肯

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今乃布藏於官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

曾彥評准價就役等皆隨時上下之術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蘓軾評以年筴通國筴亦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狽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

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賢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

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圉牧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廩稱事養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打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秩。奪其職也。此以死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家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

朱長春評漢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

此通筴合游

又無濫乎不

以檢示而以

終淫一時之

權非國法也

平仲之不捨

豆信乎耻盈

禮哉

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春通

合游。如社會。釀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

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

柯潛評權宜國地勢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殺

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

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洑之國。

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

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春通

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末漏壤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筴。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  
 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肅傾為廢居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乘時以調耳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謂之國  
 簿。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